

朱子語類

八十三

孝經

春秋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二

孝經

因說孝經是後人綴緝問此與尚書同出孔壁曰自古如

此說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適有問重卦并彖象者

某答以且理會重卦之理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

因言學者却好聚語孟禮書言孝處附之於後。士毅

問孝經一書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為理會過曰此亦難

說據此書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聞於孔子者後

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問如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

莫大於孝恐非聖人不能言此曰此兩句固好如下面

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豈不害理儻如

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盡



孝道也豈不啓人僭亂之心其中煞有左傳及國語中言語或問真是左氏引孝經中言語否曰不然其言在左氏傳國語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經中却不成文理見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廣

古文孝經亦有可疑處自天子章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與曾子說底通爲一段只逐章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白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一段文義都活自此後却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如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李文子之辭却云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不知論孝却得箇甚底全無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

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只是雜史傳中胡亂寫出來全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闢湊出者又曰胡氏疑是樂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細膩却不如此說

古文孝經却有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着一箇子白字方說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兼上更有箇子白亦覺無意思此本是一段以子白分爲三恐不是溫公家範以父子兄弟夫婦等分門却成一箇文字但其間有欠商量未通行者耳本作一段聯寫去今印者分作小段無意思伯恭閻範無論序其所編書多是如此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

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着但說得孝之效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賜

問向見先生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人之言必若此而後可以為孝豈不啓人僭亂之心而中庸說舜武王之孝亦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曰中庸是着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汎言人之孝而必以此為說則不可廣

罷之問嚴父配天曰嚴父只是周公於文王如此稱纔是成王便是祖此等處儘有理會不得處大約必是郊時是后稷配天明堂則以文王配帝孝經亦是湊合之書不可盡信但以義起亦是如此因說孝經只有前一段

後皆云廣至德廣要道都是湊合來演說前意但其文多不全只是諫諍五刑喪親三篇稍是全文如配天等說亦不是聖人說孝來歷豈有人人皆可以配天豈有必配天斯可以為孝如禮記煞有好處可附於孝經賀孫問恐後人湊合成孝經時亦未必見禮記如曲禮少儀之類猶是說禮節若祭義後面許多說孝處說得極好豈不可為孝經曰然今看孝經中有得一段似這箇否賀孫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自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末為定例以后稷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賜

問配天配上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寓明祭是彰著之義能事父孝則事天之理自然明能事母孝則事地之理自然察祭道

重鰌朱子語類八十二

重鰌朱子語類卷八十三

春秋

綱領

春秋煞有不可曉處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是恁地而今却要丟一字半字上理會褒貶却要丟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義剛春秋太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三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

其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太意不
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太意不過見魯僭禮耳
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文失禮也如不
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
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
居仁却看得平閑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
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
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不
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五伯之道掃地故孔子
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
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

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
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
後來五伯既衰漢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
自是差異不好今要丟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
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
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
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
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
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焦地細碎淳義剛錄云
道聖人是於一字半字上一定去取聖人只是存得那事
在要見當時治亂與衰見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無
統屬及五伯出來如此扶持方有統屬
焦地便見得天王都做主不起後同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
鑒戒爾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
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
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
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威公之書即位則
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
樂

春秋有書天子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
貶之某謂若書天子其罪自見宰嚭以爲冢宰亦未敢
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
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
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子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

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
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榆着刀穀樹汁出者魯威之絀天
王之不能討罪惡自着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
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
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
子孫而降爵乎

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
看春秋必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
妄爲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着今若必要如此
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爲可見而
亦豈復可得也謨

書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

不可曉祖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字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字鑿故可觀

世間入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裏已前舊史不全有外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道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

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人游錄云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趙盾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忽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史而書隱威之世時既遠史用亦有簡畧處夫子亦但據史用而為出耳

或說沈卿說春秋云不當以褒貶為聖人只備錄是非使入自見如克段之書而兄弟之義自見如茂之書而終盟之罪自見來賈仲子便自見得以天王之尊下盟諸侯之妾聖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嘗規規於褒貶曰只是中間不可以一例說自有曉不得處公且道如暈師師之類是如何曰未賜族姬挾柔無駭之類無駭魯卿隱二年書無駭九年書挾卒桓十一年書柔皆未命也

到莊以後却不待賜而諸侯自予之曰便是這般所在
那裏見得這箇是賜那箇是未賜三傳唯左氏近之或
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詳國語與左
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諸處又精
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藉田等處
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解是立明如聖人所稱敘是正直
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立失明
厥有國語或云左立明左立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
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
分明孫賀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
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蝻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

致也明德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
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乎
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
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為焉可信
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
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
於成風與麋父之徒何異然則其歸也何足喜蓋以啓
季氏之事而書之乎謝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
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
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入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

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時舉以下春秋法

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類如何曰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錄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時舉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道

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未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

是胡相殺如鴈門斬首四萬不知怎生殺了許多長子之戰四十萬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許多後來項羽也坑十五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後那死底都不知當時不知如何地對剖許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嘗見鄧艾伐蜀坑許多人載說是掘坑剛

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又諸侯

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其道理黃○以下論左氏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

元城說左氏不識大体只是時時見得小可底事便以為是是

因舉陳君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惡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

書則是貶先蔑不書時又不見得此事若如今人說教
聖人如何書則是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不如教
入者論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謂看論孟未走得
三步看左傳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讀得左傳孰直是
會趨利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了君子只看
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
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
也須帶一二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
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
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表
祭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

發出來處璘○可李錄云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
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終有利害必有害吾雖
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知且就理上求之孟子
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且如臨難致死
義也若不顧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貪者反不如偷
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表祭死不作褚淵生民
之秉彝不可磨滅
如此豈不是自然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禮是劉
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楚夷
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其事孫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
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
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

端

問左傳載下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
然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為此以欺上罔下爾如漢高
帝蛇也只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
人以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為符瑞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
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
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義剛○兼論國語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
度必大○以下三傳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
當然此樣處多是臆度說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
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攷問公穀如何曰據他
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
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
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
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惟在
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上來淳○義剛錄少異

左氏傳是箇傳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
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訛謬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
太義專去小處理會徃徃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
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徃徃都不曾

見國史時舉

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尺錄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

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討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它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前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爲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蘇子由教人只讀左傳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曉且如公與夫人如齊必竟是理會其事自可見又如季氏逐昭公畢竟因其如此今理會得一個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爲是不合於義理者爲

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却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文蔚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下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備○以下公穀
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宣公遜其姪處甚好何休注甚謬

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雖精細但有些鄒搜狹窄備

公羊是箇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點得些振

春秋難看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丘明恥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呂舍人春秋不甚主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秋亦好可學云文定解宋災故一段乃是原父說曰林黃中春秋又怪異云隱公篡威公可學云黃中說歸神子之罪乃是周王以此為正其分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契勘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多云告辭略經傳互異不云傳誤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可學○以下諸家解春秋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子嘗聞春秋

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

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春秋序云雖德非湯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因云伊川甚麼樣子細尚如此難難楊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

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
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
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
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
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
此說却恐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
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
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
此等話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
亦如此說滕子程是紹興以前文字不知沙隨見此而
爲之說還是自見得此意續
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其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其也

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
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況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
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
何知得聖人肚裏事其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
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備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
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
在而書豈有許多忤怛仁友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太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如左
氏尤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林黃中嘗疑
之却見得是舉時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相

問胡春秋曰亦有過當處文蔚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
如何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得錄云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得錄云
別本云如此便則恐聖人不解恁地聖人當初只直為予如彼便為奪則恐聖人不解恁地
寫那事在上面如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說得那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且如季子來歸諸公說得恁地好據某看來季友之罪與慶父也不爭多但是他歸來後會平了難魯人歸之故如此說况

他世執魯之大權人自是怕他來官書得恁地孔子因而存此蓋以見他執權之漸耳義綱

春秋今來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也自有難穩處如叔孫婼祈死事把他做死節本自無據後却將至自晉一項說又因穀梁公孫舍云云他若是到歸來也須問我屋裏人如何同去弑君也須謀討斯得自死是如何春秋難說若只消輕看過不知是如何如孟子說道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只將這意看如何左氏是三晉之後不知是甚麼人看他說魏畢萬之後必大如說陳氏代齊之類皆是後來設為豫定之言春秋分明處只是如晉士匄侵齊至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孫賓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

乏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勢勢固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登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李靡隨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問洽尋常如何理會齊命曰嘗考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也錄作如歷階而升以至於極蓋既無王命必擇勢力之相敵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僭自以為小伯而齊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

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威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于首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于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也錄云春秋於此蓋紀王命不行而諸侯僭竊之端也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治○也錄少異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近見一相知說傳守見某說云固是好但其中無一故事可用某作此書又豈欲多使事也問先生既

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說大意使後學知所指
歸曰也不消如此但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
揚然亦非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就一二字上推尋
以為吾意旨之所在也問胡文定說元字某不能無疑
元者始也正所謂辭之所謂太也今胡乃訓元為仁訓
仁為心得無太支離乎曰楊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
說經大抵有此病

胡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說元年不要年號且如今
中興以來更七箇元年若無號則契券能無欺弊者乎
淳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道夫
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他語言剛議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
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皆有閭史又如趙盾事初靈公
要殺盾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這
箇罪首合是誰做孫質

薛士龍曰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
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
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閻
尚有史況一國乎學蒙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
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
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
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錄人傑○揚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未有發范明文奴
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
漢書相應其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
妨只恐一旦有於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
之意不如此爾廣

經傳附

問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
義剛錄云這箇難稽某向來只管理會此不放下竟擔
閣了吾友讀書不多不見得此等處某讀書多後有時
此字也不敢喚做此字如家語周公祝成王冠辭近爾
民遠爾年蓋爾時惠爾財親賢任能近爾民言得民之
親愛也遠爾年言壽也年與民叶音紉能與財叶兼來

反與時叶音尼財音慈

義剛錄云能字通得音三音若作
又不得叶今更不可理會據今
即時字則當作尼字讀○導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
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
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
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
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
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
六月十一月徒杜成十二月興潦成這分明是九月十
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
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他自從水
裏過看來古時橋也只是小橋子不似如今石橋浮橋

恁地好義

春秋傳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祖

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胡文定却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或問金縢前輩謂非全書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不子之責于天只是

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藝自能服事天賀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個倫便盡在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開祖孫明復云文九年之說與此不稱夫人義同誠其不及此事而兼之也

義剛曰莊公見類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漸明了考叔當時聞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机及其既動却好開明義理之說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

之親今却教恁地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於真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瑩然消釋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特幸耳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如此其便是不喜伯恭博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地忒細碎不濟得事且如這樣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变故且教他恁地做這且得他全得本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義剛

陳仲蔚問東萊論顏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誠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蓋說得濶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

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已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過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叙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立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一年決非立明剛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宮是別立廟年併

問石碻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將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殺那桓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碻老後奈兒子不何又問殺之如何要引他

從陳去忽然陳不殺却如何曰如喫飯樣不成說道喫
不得後便不喫也只得喫義剛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皇陶矢厥謨之矢曰
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
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
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
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麼遂性陳魚而
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義剛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
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
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

二、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

銖。
六十年

因言勇而無剛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

意閑祖
九年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主不能賞罰若如
是孔子亦可謂大迂濶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
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橫說豎說皆可論難着便
說不行必大相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
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廣
六年

問書蔡威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請謚如何曰此只是
文誤八蔡
七年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
先儒謂春秋不議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
如何見他訛與不訛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
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興復讎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
便自與之主婿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
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
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
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
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
便是這事結絕了文蔚。備錄。詳見本朝六
荆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不敢驟文

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莊十年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
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
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
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
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
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
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則叔孫婁嘗受命服何
為書名乎人傑。閔元年。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實者尚
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
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

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喪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戮九法之書爾當時公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亦只是時君恩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雖來歸亦有放走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罪小它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螢錄云春秋書季子來歸不知夫子何故取季友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論其已前罪過正淳曰說者謂是國人喜季子之來望其討慶父之罪故春秋因如此書之及後來不能治慶父則季子之可與者亦可見矣曰季子之罪不在放走了慶父先已自有罪過了

問季友之為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友來歸為聖人美之之辭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為禍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

數句亦有說話成風沒已鼻事他則甚據某看此等人皆魯國之賊耳又問子家子曰它却是忠於昭公只是也無計畫不過只欲勸昭公且泯然含垢受辱因季氏之來請而歸魯耳昭公所以不歸必是要逐季氏而后歸也當時列國之大夫如晉之欒魯之季氏鄭之伯有之徒國國皆然二百四十二年真所謂五濁惡世不成世界孔子說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不知如何地做從何處做起其實曉不得或曰相魯可見曰他合下只說得季威子透威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飲處父一說破了威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說五年七年可為政於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說出來孟子自擔負不淺不知怎生做也備

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
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
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
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沒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
起矣問魯君弑而書薨如何曰如晉史書趙盾弑君齊
史書崔杼弑君魯君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
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問諸侯書
卒曰劉道原嘗言之此固當書卒問魯君書薨而諸侯
書卒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別內外之辭曰固是
且如今虜主死其國必來告哀史官必書虜主之死若
虜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書是也但書王猛
又書王子猛皆不可曉所謂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

名之死亦名之此乃據春秋例以為之說耳
齊桓公較正當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見出有事時只
是遣人出整頓春秋每稱齊人左傳上全不曾載許多
事却載之於國語及出孟子呂氏言左傳不欲見桓公
許多不美處要為桓公管仲全之孟子所載桓公亦自
紀了故皆不載曰左氏有許多意思時却是春秋左氏
亦不如此回互只是有便載無便不載說得意思回互
如此豈不教壞了人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
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
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
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
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

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揚四年傳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持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溫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

昔嘗聞長上言齊威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蓋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為然

春秋書魯王世子與齊威公也五年

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謀

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與申生伸冤如春秋所書多有不可曉如里克等事只當時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况後世乎如蔡人殺陳佗都不曾有陳佗弑君蹤跡會王世子却是威公做得好賀孫九年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廣年問里克不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

大段不是里克不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威所見甚止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他文蔚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其

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

閔祖。二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

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

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

原父答溫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溫公亦以為然以卒

為與詞者恐亦非是

人傑。二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知

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

攷耳

有言臧文仲知征之為害而去之遂并無以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其母之

義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王后並配當時群臣亦嘗爭

之為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為常此禮於是乎素矣人傑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故孟子於此只云君子不謂性也其語便自無病又曰李先生嘗論公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已氏之說箇人傑錄云胡氏只與他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閑相宣元年

晉驪姬之亂詛無裔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為公室大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群公子欲立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為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個三

因舉楚人卒偏之兩乃一百七十五人曰一廣有百七十五人二廣計三百五十楚分為左右廣前後更番植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中間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此章先生親批章浦縣學課簿道夫

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韓獻子將殺入卻
獻子馳救不及使速以徇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
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殺違命而濟乃
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
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而誅之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
雖進而救鄭可也因問韓厥殺人事在卻克只得如此
曰既欲馳救則殺之未得為是然這事却且莫管因云
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若事有公爭處須當
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人傑成二十二年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理便是仁義
禮智常存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
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

所謂精氣為物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遊魂無
變所稟之氣至此已盡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陽者氣也
魂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魄也降于地謂之死也知生則
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是拒之是先後節次
如此也因說鬼神者造化之迹且如起風做雨震雷閃
電花生花結若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便以
為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
耳此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
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了明作成
胡解晉弑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為樂書出脫曾
問胡伯逢伯逢曰厲公無道但當廢之閔祖十八年
因問胡氏傳樂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樂書之弑何也

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
文定之意蓋以為樂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
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治言傳中
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
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
亦拙於傳經者也治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其次第他才太段高觀當初人去周
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
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擯撥胡亂
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
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
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

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字文周武帝周世宗
三人之才一般都做理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
死了不知怎生地

揚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
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
又云克已復禮仁也克已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
淳義

九年

子上問鄭伯以女樂賂晉悼公如何有歌鐘二肆曰鄭衛
之音與先王之樂其器同止是其音異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
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能賦青蠅何也又太才申生
伐東山臯洛氏擯撥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

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
公更事不得便有逆詐僞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
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艷更無事實蓋周襄時曾有這
等迂濶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
籍千鈞事便心煩又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
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
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孫
座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
乏鞅以為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
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
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
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濶之說更不能入

但當時無衛鞅必須別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
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人僚
李札辭國不為盡是揚十四年

問李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
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盡

問李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註點出來
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
氏焉在其為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時舉○二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
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時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
曰是他力量不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
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

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
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
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
論如韓獻子公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
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
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廣昭

六年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預然費力去解後王肅
只解作刑罰之刑甚易曉便是杜預不及他李百藥也
有兩處說皆作刑罰字說義剛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
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

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耆慾將至有開必先家語
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為是蓋有字似耆字物字似慾
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
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爾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
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
考援得好處問

齊田氏之事晏平仲言惟禮可以已之不知他當時所謂
禮如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張書
春秋禮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辭曰
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主防閑之意人
或問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為之賦無衣不知是作此詩
還只是歌此詩曰賦詩在他書無所見只是國語與左

傳說皆出左氏一手不知如何左傳前面說許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清人皆是說作此詩到晉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之類皆只是歌誦其詩不知如何因言左氏說多難信如晉范宣子責姜戎不與會姜戎曰我諸戎資幣不通言語不同不與於會亦無謂焉賦青蠅而退既說言語不同又却會恁地說又會誦詩此不可曉胡四年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來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數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主擊缶亦是秦常常欺得趙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撼他如何不動十年聖人應三節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昭

威其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楊十年

春秋獲麟其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太繁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陳仲亨問晉三卿為諸侯司馬胡氏之說孰正曰胡氏說也是如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却不特如此蓋自平王以來便恁地無埋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梢自是沒奈何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着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抗衡到後來諸侯才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稍做得沒奈何又被倍

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樣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
牙將死自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後出來做當時
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恣意恣地做後更沒奈何何這
箇自是其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
段這箇說得極分曉義剛附此

問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召既為左
右相如何又主三伯事曰此春秋說所未詳如顧命說
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所可也若其略如此公羊隱五年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
其屋簷而已剛義

天子之廟復廟重檐檐音簷又曰毀廟之制改塗可也易

檐可也銖

問穀梁釋夫人孫于齊其文義如何曰始人之也猶言如
以人道治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於道若於言天下
皆以為然則是吾受是名也臣子大受命謹其所受命
之名而已大抵齊魯之儒多策實當時或傳誦師說見
理不明故其言多不倫禮記中亦然如云仁者右也義
者左也道也梁丘元年不是不得人傑

林間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
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
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毫
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
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作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邪

為伯者作邪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
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者已前春秋文字雖通尚
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霸業權
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論之弊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及成
謀利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威晉文優劣論
淳

春秋之作不為晉國伯業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歲
言春秋者之通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
霸內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指不可不知也此亦先
生親筆

問今科舉習春秋學只將伯者事業纏在心內則春秋先

儒謂尊王之書其然邪曰公莫道這箇物事是取士弊
如此免不得應之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
易與春秋他經猶自可容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為說氣象局促不
識聖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之盛衰失其
旨遠矣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
此禮不備故也今不可考其義難見諸家之說所以紛
紜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
皆所以致楚師也讀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
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
將傳因說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麗率却說得聖人大

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絕底事人却都做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做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門說經雖是甚有踈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逼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因問文定春秋曰某相識中多有不取其說者正其義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義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死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泣兩淚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問春秋繁露如何曰尤延之以此書為偽某看來不是董子書又言呂舍人春秋却好曰直說去卷首與末稍又好中間不似伯恭以為此書只極點為說錄云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害太義却不肯見如唐之陸渾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緊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惠只機譎詐之書爾
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春秋固是尊諸夏外夷狄然聖人當初作經豈是要率天

下諸侯而尊齊晉自秦檜和戎之後士人講言內外而春秋大義晦矣淳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其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惟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開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計鵲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去天氣較煖便可涉過唯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止有此處說其他便不可說劉云若看春秋要信傳不可曰如何見得曰天主

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傳謂預凶事此非人情天王歸賵於魯正要得牢籠魯這人未死却歸之賵正所以怒魯也曰天主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講死舉漢梁王事云又李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一段先生舉此大笑云以一箇人家一火人扛箇棺槨入來哭豈不可笑古者太夫人國以棺隨其後使人擡扛箇棺槨隨行死便要用看古人不講死事○萬錄○

解春秋

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話否冰問先生於二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傳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

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
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
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書中間亦極有難考處只如
禹貢說三江及荆楊間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
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
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厥
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
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如
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
而訂其當否方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
趙幾道又問禮合如何脩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
合取儀禮為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

諸儒剖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
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其以
此知其無識雅大

春秋難者此生不敢問如鄭伯髡頑之事傳家甚異學可

